

王朔◎著



My Millennium

This Is A Unique Work With Codes in Philosophy Thoughts

# 我的千岁寒

作家出版社

# 我的千岁寒

My Millennium

王朔◎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千岁寒/王朔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5063 - 3922 - 3

I. 我… II. 王…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4213 号

## 我的千岁寒

---

作者: 王 朔

责任编辑: 刘 方

特约编辑: 赵海萍

封面设计: 贾 嘉

版式设计: 余一梅 白咏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11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22 - 3

定价: 2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PREFACE 自序

# 我是谁

这几天经常被人问到，你去而复来，所为何来？想了半天，才想起我是共产党，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我的亲戚朋友父母两系无一不是共产党，我们那个院全是共产党，我们那条街全是共产党，一家子，一家子，一院子，一院子，男女老少都是共产党。北京复兴路，新北京，那是共产党的老窝。是红的，不是那黑的。我小时候经常做梦日本人来了，把复兴路两头堵了，挨家挨户抓人，我还偷偷往海军大院跑，结果那边也是日本人……不说了。我从小是当兵卵养大的。一睁眼就在人群中，都是小孩和阿姨。十岁以前我不认识我爸爸，经常一帮大人走过来，我就往家跑，跑到家里半天，家里没人进来，我再出去，刚才是任海的爸爸过去。

我爸就是一绿军装，我妈就是一呢大衣。脸不记得。孙子才想活到四十岁呢！十岁以前我就不认识不是共产党的。后来搬到老段府，才见到老百姓，北京人，旗人。我还觉得到了穷国呢。

十八岁我当海军，正经八百服兵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去的，不是为了分房子，升官发财。当时想的是要么死在海战里，要么当上海军司令回来。海军大院的女孩都挺漂亮的，江浙人多么，华东海军的底子

么，没见过白人。后来仗没打起来，我被解散了，回北京，流落市井，沾染习气，成了痞子——我他妈忘了我是谁了！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呢——操他妈名人！我跟你们混，我比你们混得好，跟你们混得一样，我跟你们比这比那，我真拿你们当亲人了！你们说我痞子，我还不乐意了。真得感谢叶京，一下让我想起我是谁，我是痞子，也是兵痞。你以为剃头就是和尚，当兵打仗也剃头。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会武功是么？都是大侠是么？金庸是你们爷爷是么？你们各路大侠都来，我一门三七炮废了你们全体。是比不上美军，打你们全体富裕！你们知道叶京是什么人么？坦克优秀炮长，一百毫米滑膛炮说你左眼不看你右眼。我一多好的兄弟，清华博士，看了金庸的书，居然说写的都是真的，本来是寻找觉悟，改练神通了。

我这次出来，所有人都对我很好，都欢迎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却都没有，都特别好，我感动了，我没仇人，都是朋友，我对读者原来有个妄想，觉得这帮孙子都是势利眼，没想到人家都对我很好，宽容我，让我放刁，我真不好意思了。中国人挺好的，没我想的那样，我觉得我挺操蛋的，我真的对不起大家，谁也没得罪过我，我这一世在中国挺顺的。我干什么了，大家这么拿我当回事。便宜全让我占了，大家还好像觉得我对大家有益似的。你们劝我出书，我还就出了。这本书里收的是我在2005年、2006年写的几个东西。《宫里的日子》比较简单，是根据《资治通鉴》改编的小武的故事，不完全是沿儿可沿儿的史实，有些废太子李承乾的行举按在高阳身上了。是给老徐写的，希望今年能拍出来。

《梦想照进现实》大家知道了，这名字来自美国一位抽象现实主义画

家Edward Hopper的画，上面是一间卧室，门外是大海。今天我宁愿叫《妄想照进现实》。他对光的处理是好莱坞所有摄影的爷爷。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北京话版）》是非典期间写的，这里发的是第二版，第一版我已经没了，曾发给过池莉，不知她那里还有没有，尹丽川那里好像有，那是在完全没有觉悟的情形下望文生义乱解的，没了也就没了吧。本来还想用初中物理再解一遍，现在心浮气躁，日后再说吧，用物理定律解看得更明白。

《我的千岁寒》取材《六祖坛经》，本来是给张元写的，也是屡经三版，认识每提高就重写一遍，到2006年10月物极必反了，无法终稿，索性把写作痕迹留在上面也好，无明的力量是巨大的，觉醒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认识无止境，就把每一个脚印留在身后，以警自己。

《唯物论史纲》原来叫《论上帝是物质》。是给我女儿考大学出的提纲，结果她没写，我一推不可收拾，发现物质后面还有人，本来想一路推演至今日，实在是路途漫长，崩溃后也停在物质联合那里了。也留了些遗绪在纸上，请大家指正。

我曾经深陷妄想不能自拔，曾经躺在“88”地上起不来，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走过来对我说：没事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这辈子受人恩惠甚多，我爸说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我知错了，从今后戒骄戒躁，勇猛奋进，《金刚经》讲“法尚且可舍，何况非法”。瞧好儿吧。请大家盯死我，若见非法，骂死我，助我永向光明，不堕黑暗。队伍整齐时，显不出我，我也不愿当敢死队，但打到最后，剩我一人时，我就是王成，还是那句话：有我在，就有阵地在。

2007年腊八凌晨4点，我起来喝水，忽然哗地一声，手机进来一条短信：身安则道隆。北京东山寺邓隐峰丙戌腊八。

我想这是谁呀？想了半天不得要领，回了条：哪位大德？谢了。

对方回：阿弥陀佛。

不会吧？我回：再谢。

对方：善哉。

莫非是被金庸误了的那位老兄？我只认得这么一位遁入的空门的人。

我回：还在行神通么？

半天，对方：要看因缘。

果然是了。我回：弃了吧。

对方：腊八乃佛陀成道日。

我回：以宇宙之大，一切偶然都是必然。

对方不语。

我又饶舌：宇宙法则之二：你所知道的不是一切。

对方仍不答。

我意在调戏：还存着差别心呢，以为我不是正道。

对方发言：初夜得四禅八定；中夜得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洞察三世因果；后夜睹明星悟道成佛得无上平等正觉。非同后世谈玄说妙，徒费口舌。

我回：你这是上师执。

又说：心外无佛。

又说：这些事用现在的话也能说得明白，下山吧，别装神弄鬼了，小心走入魔道。

对方：阿弥陀佛。

这段我记不清了<sup>①</sup>，只留对方短信：非关思维意识。第二条：非关语

---

注<sup>①</sup>：记不清的想起来了：宇宙同构。

言文字。

——尽是别人的话。我回：无聊。

对方：负面情绪通常和身体器官的物理状态有关。

我回：心理主导生理。

对方：所以毛主席主张知识分子多做体力劳动。

我回：别让农民把你蒙了。

又道：你知我前世是谁么？按你们的说法，我就是弥勒。——吹牛逼呢。

半天，对方：四禅八定会么？

我回：还聊这些雕虫小技呢？

对方：会了四禅八定就能见着弥勒了。

我回：为什么你老想着看到别人？我这有一套《金刚经》送你。

对方：谢施主，经不是看的，是证的。

我回：随你，你已经魔症了。

之后我就睡了，早六点，见一条短信：空相也是相，看了空相容易走人狂禅。

这句话还说得靠谱，至少证了我个狂禅。我当日正要去新浪，无端悲愤，陷入川端所说“临死的眼”，一边收拾家里，作一去永不回状，最后回句：你不下山，我去看你。从此无有消息。

邓清——王伟和林少洲的朋友，清华留英博士，曾流连于房地产，为证神通，云游名山大川，遍访名师。大概现在号隐峰，应该还是居士。

目连当年为释迦牟尼门下神通第一，后为外道板砖拍死。释迦牟尼以此为训教育弟子，神通无有是处。

喜欢济公谢世诗：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



旧水连天碧。

诗还是汉以前的好。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鸟雀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宋王门下舍人有美妻，宋王拘夫邀女，女回了此诗，一根绳子吊死。另一首诗赠夫：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王问什么意思，门人回答：死志也。牛逼！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用六十倍望远镜看月，就是一块板砖。

三秦民谣：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山水险阻，黄金子午，蛇盘鸟枕，誓与天通。——牛逼！

狐欲渡河，无奈尾何；妇死腹悲，唯身知之；悬官漫漫，怨死者半。——奇奥。

山川而能语，葬师无食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奇奥！

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余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奇奥。

让大家见笑了。

王朔。2007.02.04

注：喜欢毛主席的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欢金刚经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Preface 自序：我是谁 1

Chapter 01 我的千岁寒  
——取材于《六祖坛经》 001

灵魂，每秒三十万公里；轮回，地球吸引力；涅槃，黑色粒子云，热均衡，孤独的坚持，直至无量无劫无边黑暗中那一声无人听到的自颓。我原来姓卢，卢惠能。我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必须知道我不是谁。

Chapter 02 宫里的日子  
——取材于《资治通鉴·唐纪》 093

高阳：一身所有，都是国家的，这只口脂赠你。

阿武：今日见到你，我就知道再无安宁了。

小李：废也不是我废的，立也不是我立的，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Chapter 03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连金刚那样坚固都能打破的通向彼岸的智慧（北京话版） 171

天上云、鸟、风，气流，苍白、呛蓝、贼绿、屎黄、赤黑皆如花怒放，一时留下各奔东西渐行渐远的背影。

**Chapter 04 妄想照进现实**  
——原名《梦想照进现实》 207

听说你最近很神秘。  
来不来给句痛快话。  
路太长水太深你慢慢趟吧。

**Chapter 05 与孙甘露对话** 283

还是有一股从没人明说但人人感觉得到的压力逼着所有人都在寻求变化，哪儿没人去过奔哪儿。

**Chapter 06 唯物论史纲** 323

历史——现实阴影重重掩映回声隆隆的时光大道。

# Chapter 01

## 我的千岁寒

——取材于《六祖坛经》

灵魂，每秒三十万公里；轮回，地球吸引力；涅槃，黑色粒子云，热均衡，孤独坚持，直至无量无劫无边黑暗中那一声无人听到的自颓。我原来姓卢，卢惠能。我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必须知道我不是谁。



1. 时——觉悟者释迦族的明珠湮灭物质形式回归能量圈两个五百公转儿后，第三个五百公转儿内。

大——欧亚陆架中央隆起雪山发源之水越撒越长撒出一江一河流入太平洋，流域地区是唐朝——女士主政时代。

师——我该挎弓没挎弓挎着麻绳和柴刀，一顶斗笠，一手提拳一手下垂，走在亚洲板块遭太平洋板块推搡起这一层由南滚向北的皱褶肌纹中。

至——东经24度，北纬113度大约莫之间，有一堆土叫南华，鼓包上有一叫宝林的勾腿盘坐和尚食堂。我去蹭朋友饭，饭已忘，朋友名已忘，都不重要了。

韶——太阳刚出沿湖行走，来人口含刀，有帽檐有钩儿有斜刃，反映比唱还像歌，今天的意思就是会聊天。

州——大河之间，仅只一脚，之外就可以放开游了。

韦——大概不是壮族。

刺史——你们今天叫市长吧？

与——惊回首腰里一件东西瞬时直了。听说我来了。

官——宝盖儿下一户一户的。

僚——披甲持戈人。也挺会聊的。进山看我，也有点起哄，送我刺绣送我宣纸送我毛笔——我说我不识字。

刺史如今想来也是好大一团影儿，说话夹着字儿，衣味儿相当香，音儿在，也是个很好玩的人，面容确实如羹了。步攀摆在下山路，一定要请我去吃好茶，城里有座大梵寺煎的茶好，树也大棵，顺便给他和他的一城人讲讲觉悟是怎么回事。一城人听说我来了，都高兴坏了，农人也不做田了，工匠也不做工了，商民赶着拼铺板，妇女已合掌端着一架架在路上，说了，再见不到我就要往坏处想了。

女主不是好谈觉悟么？出过家庭——虽然是第一家庭逼的。也想找人证明——还是已经写了？愿意自己是菩提萨埵——恋物觉悟者再来。女主喜欢，就是风气先，时尚不叫时尚叫和尚了。

我还就去了。我要不去只怕我那朋友第一个急死。这个刺史这么能闹，再不走也混不成了。法海这个小子也在我身后摇头晃脑，跟谁递眼神呢？——你扇起的风都把我吹感冒了！我走上步辇，一举刚可好看到众人头囱，黑黑白白一坛围棋子儿。

——你那个转世可把人家白娘子害死了。我回头指骂。云子儿被沏了一罐水，游游晃晃载着步辇一势向下冲去——最远一粒子儿已被冲到山道尽头儿。

瓢亮子儿翻面儿是法海满盘左轮七窍：和尚你欠我一顿聊天儿——今天还了。

刺不穿甲就刺史，喘得跟朵儿云似的，降着香就过去了——云回头儿，

云拱手儿，云游先了。云后坠着游槌儿，过会儿游过朵儿，手扶提梁，手背、后脑勺儿都给抡圆了。

我在云吹间载浮载沉，飘向平原，摇目垂了。

2. 庙，不聊了，庙就是和尚吃糖，歇转儿，出离物质观的地方，后来成了纪念堂，成了面面观，成了大使馆，成了邮局，激流中人摁下葫芦起来瓢投下物力等浮力——一报还一报的地方。

城，也不聊了，土成两侧一溜溜，一顶顶，大屋盖儿——大盖帽的祖宗。街上摆着酒菜儿，人在街上狂吃飞喝手拉手来回跑管那样儿叫奔放。

随使用点！一醉汉昂首迎街，见来人甩裕襟大请。随使用点！

不饿。我惊慌摊开十指解释。

法海箭步如飞，一手挡嘴：不是冲您。嘉年华——今儿。太阳转近了——今儿。全国让玩儿。皇上媳妇儿都带皇上上则天门瞧老百姓热闹呢。

又一醉汉迎街憨立，见人就舞胳膊五指乱搓：又打胜仗了！全——捂了。

好好，比打败仗好。——怎么蹲下了，你没给人一膀子吧？

我连他毛儿都没擦着——没您事您别老瞎应承。法海一开掌儿，搪一溜人手——都快搭棚儿了。

什么没我事儿？人就冲着我，我还不能回答了？放我下来。

法海五大指把我摁轿上跟着心跳起落。

——你就这么对你师父，摁着不让起来？

3. 全国自助餐——你以为呢？女人，第一回摸上大猫，第二回摸的又是大猫，还能怎么高兴？——我让你们多玩。后来老百姓有点没样儿，连吃带



拿，京畿道能歌善舞不说了，关内道娶媳妇儿也全赶这一天，轿子直接抬长安街上，新人下来端着筷子张着嘴儿，喝躺下的人从宫门口码到城门口，赶上下雪，都盖着棉被。皇家警卫团黑桃3都下去帮着往家背，好几回迷路还是叫人拐了再也没回来。通济渠的粮船儿都划散架了！吐鲁番的葡萄都揪秃了藤了！种葡萄的吃不着葡萄干儿。狄仁杰跟武则天说：这可不行，老玩都不干活了，将来国无可用之银，无可用之兵了。天儿说：一年就一回。狄爷说：我瞅着就好几回了，我才来几天？您是叫我来参政议政的吗？——我回家了。天儿说：好好，叫他们把羊肉泡撤了。你别急呀，都听你的了。狄爷说：不是，不带这样的，这样会把老百姓惯坏的。薛仁贵说：得得得，就跟你多会打仗似的。

到你了到你了——快去呀。法海手指头猛捅我。我朋友也把我往外撵。

我身子歪到三点不走：什么急呀，还没叫人儿呢——你是姓崔么？我问法海。

我姓对，叫对你好。法海说。哥你怎么成一慢脾气了？

女子的爸是谁呀？

老好。

刺史进来我朋友正跟法海说：你原来姓贾，你妈姓庄，你爷爷是学历史的，你们一家子叫假装记性好。

4. 我奔门口一溜达，还是臊了。一千多人，那是法海后来说的。我听见门外人潮声儿，已经抬不起头了，心里就一句，生下来第一句话：你能别管我吗？心里这骂：一千多人，是聊天么？这骂自己：明知会难受，还是把自己弄难受了！一定是动了物质性，憋着困人家点什么——甭骗自个儿，你小子，无往不在属性中，一念即对环境作功。